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潘彼得

(上)

巴利著

梁實秋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葉序

彼得與文黛 (Peter and Wendy) 是一九一一年出版的，在原劇潘彼得，或名，一個不願長大的孩子 (Peter Pan, or The Boy who Wouldn't Grow Up) 風行後之七年，潘彼得初次表演是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倫敦樂刻侯爵劇院 (Duke of York's Theatre)，後即風行於美德法奧等國。自那年起直到現在，至少倫敦與紐約每冬在耶穌聖誕的前後必演此劇。二十多年來的沿襲，在劇界與一般小孩的希望中，潘彼得的表演無形的已變成了那聖節的一部分。以受社會多數永久的歡迎而論，就是沙翁的戲也未必能與之同日而語。

按巴利在未寫潘彼得劇本之前，已有兩本兒童小說的著作：一為 Tommy and Grizel, 1900 (即 Sentimental Tommy 之後部) 一為 The Little White Bird, 1902。在第一部裏面，作者提到一部為兒童看的新書，他說這部書是「關於一個迷失了的小孩兒的幻想。這孩子的父

母尋着他在深林中獨自的喜唱，因為他自己以為他如今便可以永久做小孩子了；他怕的就是他們來捉他回家，強逼他長成大人，因此他遠遠的瞧見他父母來了，便更向深林中逃去，此刻他一定仍然在那裏跑着，一面不斷的歡唱，因為他是永遠做一箇小孩子了。」在第二部，小白鳥裏，潘彼得已現身於世，可惜在第八章末了竟遁逃而去；此時讀者雖然無從查問他的下落，但也相信他是不會長大的了。後來作者將此書中之六章擴充為肯星吞花園中之潘彼得（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也就是本書的前身。我想那時候讀過小白鳥的兒童，在他們的夢中總不免再與潘彼得相見，見後必定是一致的央求他回來，回來再告訴他們和他們那班想像較鈍的父母，那永無島裏還有些什麼新奇的東西。我們都知道潘彼得後來確然回來了，但是我不能不給讀者說一說那椿回來的故事。

據巴利一位知己的朋友說，巴利寫小白鳥時正住在蘭士特花園（Leinster Gardens）那邊；每日少不了經過肯星吞花園。有一天，他正走過那裏的時候，看見草地上四個很可愛的小孩兒在那裏一道頑耍。他們自己創造他們的遊戲，背着他們保姆的面，也就不理會什麼了。巴利止步在那

裏望着他們玩；他們看見這個有小黑鬍子的大人對於他們不但不來干涉，並且還笑嘻嘻的對着他們看，他們便都走過去拉他來一起在草地上玩，如是他們五箇人一直要到掌燈的時辰；回家去不料他們都是同路的，後來走到了家巴利纔知道他們都是他的鄰居，就是他相識的戴非士先生的小孩子（Mr. and Mrs. Llewellyn Davies），內中有一個男孩子名叫彼得。後來巴利差不多每日總抽出些時間來和他的小朋友玩耍。不久，他們的父親便對他們說：『巴利伯伯是一位戲劇家，他寫過一齣小孩子的戲，叫做潘彼得，那是教小孩子不要玩得太多了。』他們心裏自然都知道末了一句是爸爸的老套；巴利伯伯自己那樣喜歡玩，怎麼還會不叫小孩子玩呢？第二天他們便包圍了巴利，定要他把潘彼得的故事一一的說給他們聽，否則不讓走。巴利講完了之後，他們纔曉得他們自己一個一個都在戲裏面，還有他們另外一位小朋友叫阿麗思（Alice）她也在內。阿麗思就是著名詩人亨理（W. E. Henley）的小女，她想稱呼她父親的朋友做Friendly，但只能說出Wendy來，所以文黛就因此而成名了。

雖然本書是故事的格式，但與原劇中之事實與精神無異。我相信看完了本書的人，都不免盼

望有看原戲的機會，同時，看過原戲的人也應當一讀這本故事，使得先前的印象更加深刻一層。潘彼得可說是近代宗教戲劇方面的一種大貢獻；這劇的目的是要表現宇宙間那種永在的兒童精神；所以潘彼得就是『永恆』的象徵；他重新提醒我們，這世間的主人還是青春的大地和童兒的幻夢；生長，無論在任何生活中，委實不過是一條日暮的窮途，一齣天演的悲劇。這句話大概對於新舊的女子都無需十分解釋；雖然多半的女子仍情願先拏她們前半生的眼力去掩蓋她們生長的表現；這也當然不能不說是男子的罪惡。宇宙間萬物之動靜盛衰都是一種永在的生力的表現；宗教家說這種連續不斷的生力就是上帝，科學家說宇宙的秩序皆有天然的實力在那裏維持的；無論上帝或是科學，這種永恆的生力在我們眼光中就好像是潘彼得的精神——一種永長而不長成的東西。我想，人生唯一最重要的原力就是兒童時代那種放任的頑耍精神；假使人類一旦失去了這種原力，這宇宙間便沒有我們人的地位了。我們大家都經驗過在頑耍時的快樂，或是想念頑耍的快樂，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知不覺便頑耍起來，可惜我們成人之所謂頑耍當然不能和潘彼得一樣；他纔是代表純粹頑耍精神的結晶，我們不過偶爾有這種的衝動，但已不能完全享受

頑要的快樂了。

有一位德國的哲學家曾經說過，藝術是人類對於任何工作感覺快樂的表現；藝術家，在這位哲學家的眼光中，就是有相當的意願和毅力來表現他那快樂的人。潘彼得能敢於忘卻這個實現的世界，能永久從頑耍中來表露一種永恆的快樂，能精通生而不長的神術，我們這般由生而即死的動物，在這裏遇着他的現身，大概總難免有說不出的感覺了。記得法國著名畫家柯樂（Corot）在他日記中有如此一段：『我每天所求於上帝的，就是要他永遠留着我做一個小孩子，使我能够用一個小孩子的眼睛來看和畫這個世界。』兒童是不知不覺的生活的藝術家，成人至多能像柯樂和巴利一般——做個藝術的藝術家而已。

己已重陽葉公超序於北平藤荷西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第一章	彼得的出現	一
第二章	影子	一五
第三章	走罷走罷	三一
第四章	飛航	五五
第五章	島的實現	七一
第六章	小屋	八九
第七章	地下的家庭	一〇七
第八章	鮫人的珊瑚湖	一一七
第九章	永無島	一三九
第十章	快樂家庭	一四五

第十一章	文黛的故事·····	一五七
第十二章	孩子們被捉走了·····	一七三
第十三章	你信仙嗎·····	一七九
第十四章	海盜船·····	一九一
第十五章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二〇三
第十六章	回家·····	二一九
第十七章	文黛長成之後·····	二三三

潘彼得

第一章 彼得的出現

所有的孩子，除了一個以外，是都要長大的。他們不久便都曉得他們是要長大的，文黛是這樣纔曉得的。有一天，她不過纔兩歲，正在花園裏玩耍，摘了一朵花，擎着跑到母親跟前。她的樣子一定是很歡喜的，因為達林夫人把手按在心口上嘆着說：『啊，你爲什麼不能永遠這樣呢！』她們沒有再多說什麼，但從此以後文黛曉得她是一定要長大的了。你兩歲以後，你總會曉得的。『二』是終局的開始。

她們住在門牌十四號，文黛未生之前，母親當然是最主要的人。她是一位很可愛的夫人，有一顆浪漫的心，又有那樣一個甜蜜而嘲笑的嘴。她的那顆浪漫的心，好像是從神祕的東方運來的小

匣似的，打開一層還有一層，無論你發現多少層，裏面總是還有一層；她的那個甜蜜而嘲笑的嘴，上面有一個吻是文黛所永遠不能得到的，雖然十分明顯的就在嘴的右角上。

達林先生是這樣娶得她的：當她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有許多先生們那時不過是些男孩子，他們同時發現他們都是愛她，除了達林先生以外他們全都跑到她家裏去求婚，而達林先生卻雇了一輛車，先到了，於是他娶得了她。他整個的得到了她，除去她的最內層的心匣和她嘴上的那一吻。他從來就不知道那心匣，至於那一吻，他日久也就灰心了。文黛想拿破侖大概可以得到那一吻，不過據我懸想，可以想見他試求接吻的樣子，一定是終於盛怒而去，砰的一聲把門闔上。

達林先生常常喜歡向文黛誇口，說她的母親不但愛他而且還敬重他。他是懂得股票一類的事的一個很淵博的人。股票的事當然是誰也不懂的，但是他好像很懂，他時常說股票漲了股票落了，他說的時候那種神情足以使任何婦人都得敬重他。

達林夫人嫁的時候是穿的白色衣服，最初她寫家用的帳寫得很好，並且很快樂的，如同鬧着好玩一般，即是一顆小萊芽都不會忘掉；但是後來漸漸的整棵大萊花都漏記了，帳本上面卻發現

了許多沒有面貌的小孩子的像。這是她應該加帳的時候畫的。這是達林夫人的一些猜想。

文黛頭一個來，再後約翰，再後邁克爾。

文黛生後一兩個禮拜，他們能不能留養她還是一個疑問，因為她是又一個待餵的嘴。達林先生是非常的把她認為得意的，但是他是很正經的，他坐在達林夫人的牀沿上，拉着她的手，細算要用多少開銷，她怪可憐的望着他。她願無論如何就冒個險，但是他不如如此；他要擎一枝鉛筆一張紙細細打算，假若她說話擾了他，他還要再從頭上算起。

「別擾我」，他求她說。

「我現有一鎊十七先令在此地，還有二先令六辨士在公事房裏；我可以取消公事房的咖啡，作為十先令，得兩鎊九先令六辨士，再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辨士得三鎊九先令七辨士，我的支票簿上還有五鎊，共得八鎊九先令七辨士——誰在那裏？——八九七，小數點過七——別說話，我的愛——還有你借給來到門口的那個人一鎊——別說話，孩子——小數點過孩子——看！你給擾亂了！——我是不是剛說九九七？對了，我剛說九九七；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以九九七過一

年？」

「我們當然能喬治，她說她是偏袒文黛，他確是兩人裏較有主意的一個。」

「別忘了耳腺炎，他幾乎威懾的警告她，於是又算下去『耳腺炎我寫下了一鎊，不過我敢說一定要費到三十先令——別說話——癩疹一鎊五，德國疹半幾尼，共合二鎊十五先令零六——別搖動你的手指——百日咳，算十五先令——』如此計算下去，每次算得的數目總是不同，最後文黛總算度過了難關，耳腺炎減到十二先令另五，兩種癩疹做爲一種看。」

約翰生後也有同樣的恐慌，邁克兒更比較的險；不過這兩個也都收養了，並且不久你還可以看見三個孩子排成一隊由保姆伴着到福爾孫女士的幼稚園去。

達林夫人很滿足於現狀，達林先生卻極歡喜模倣他的鄰居；於是，也不能不有一位保姆。因爲孩子們喫的牛奶太多，他們很窮，所以這一位保姆乃是一隻馴順的紐芬蘭大狗，名叫娜娜，在達林家雇用她以前，她是沒有一定的主人的。她總是把孩子看得很重要，達林一家人在坎星頓公園裏和她纏得很熟，她大部分的光陰消磨在公園裏，探首向小兒車裏偷看，一般疏懶的看護很不歡喜

她，因為她跟到她們家裏，向她們的主婦抱怨。所以她成爲一個很好的保姆。在洗浴的時候她是非
常的馴良，在夜裏無論什麼時候孩子稍微有一點聲響立刻就起來。狗舍當然是放在育兒房裏。她
有一種天才，知道什麼咳嗽是不可容忍的，什麼時候必須把你的喉嚨圍起來。她自始至終的相信
舊式治療的方法，如大黃的藥子，對於微生物等等之時髦的談論她要做出鄙夷的聲音。她護送孩
子們到學校去的時候，真是極有禮貌，孩子們規矩的時候她便嚴肅的在她們旁邊走，孩子們亂動
的時候她便推她們到隊伍裏。約翰體操的日子，她從沒有一次忘記他的繩衣，並且總是嘴裏銜着
一把傘預備下雨。福爾孫女士的幼稚園裏有一間地下室，是一般看護婦等候的地方。她們都坐在
長凳子上，娜娜就臥在地板上，不過這是唯一不同之處罷了。她們都看不起她，以爲她在社會上的
地位低賤，其實她還看不起她們之言不及義。她不喜歡達林夫人的朋友到育兒房裏參觀，他們若
是來的時候，她便拉脫邁克爾圍裙給他穿上一件藍繩衣，給文黛整理一下，給約翰的頭髮也梳一
梳。

沒有一個育兒房能比這個管理得更有條理，達林先生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有時總還是多

心，唯恐隣居譏笑。

他要顧慮他在城裏的位置。

娜娜另有一種地方也使得他煩惱。他有時覺得她好像是不大欽佩他。「我知道她是很欽佩你的，喬治」，達林夫人確告他，然後她便示意孩子們對父親要特別的敬重。隨後就是可愛的跳舞，他們唯一的另一個僕人梨彩有時也被准加入。她穿着長裙戴着僕人的布帽，活像一個矮子，雖然初僱的時候，她確說她已不祇十歲了。孩子們多快活呀！最快活的是達林夫人，她狂了一般的旋轉如飛，你只能看見她的那一個吻，你若是衝向前去或者就可以得到那一吻。從來沒有一個家庭比這個再簡單再快活，一直到潘彼得來時為止。

達林夫人頭次聽說潘彼得的名字，是在她收拾孩子們的心思的時候。大凡好的母親晚上都有一種習慣，等孩子熟睡之後，要整理孩子的心思，預備明天早晨什麼東西都不紊亂，白天裏拉散的物件重新安放在適當的位置。假如你能醒着（但當然你是不能），你就可以看見她這樣的收拾，窺着她是很有趣的。和收拾抽屜差不多。我想，你可以看見她在跪着，快樂的摩娑着你心裏的

東西，詫異着你在什麼地方會檢着這樣東西，尋出甜蜜的與不甜蜜的發見，把這個假在腮上好像是一隻小貓似的好玩，趕快的收拾了去。你清晨醒時，便可覺得昨宵臨睡時之各種頑皮惡感早已摺得很小，放在你的心的底下，上面清清爽爽的放着你的美的思想，預備着你使用。

我恐怕你們是沒有看見過一個人的心的地圖。醫生有時畫你身上別的部分的圖，你自己的圖尤其是有興趣，但是最好看他們畫一個孩子的心，不但是亂七八糟，並且還永遠旋轉不定的，上面有許多鋸齒狀的線條，恰似你的溫度表格一般，這大概就是島上的路線了，因為「永無鄉」差不多是個島，有東一塊西一塊的驚人的顏色，海面有珊瑚岩和斜帆的船，還有蠻人和冷清的巢穴，還有大半是做裁縫的土藏神，還有湧出河流來的山谷，還有六個弟兄的王子，還有一間就要腐爛的草舍，和一位彎鼻子的很小的老太太。若是僅此而止，這張圖倒也容易畫了，但是還有呢，頭一天上學校，宗教，神父，圓池，鍼線，殺人，絞人，間接位的動詞，吃朱古力蛋糕的日子，穿攀肩帶，說九十九，自己拔牙給三辨士，等等，這些若不是島上一部分，便是另有圖來表明，總之是全都雜亂，尤其是因為沒有一樣是靜止的。

當然各人的「永無鄉」又大不相同。列如約翰的「永無鄉」裏便有一個湖沼，上面飛着一隻紅鶴，約翰拿箭射着；而邁克爾，他年紀很小，他就有一隻紅鶴，上面飛着許多個湖。約翰住在一隻翻在沙土上的船裏，邁克爾住在一個皮蓬裏，文黛住在一間用樹葉巧妙的縫起來的屋子。約翰沒有朋友，邁克爾夜裏有朋友，文黛有一隻被父母拋棄的小愛狼。大致講來各人的永無鄉都有些彷彿，聚攏在一起的時候，你可以看出有的地方竟一模一樣。酣嬉的孩子們永遠是駕駛着油布小艇在這些虛幻的岸上玩。我們其實也到過；我們現在還能聽到水浪衝濺的聲音，雖然我們不再登岸。在一切好玩的島嶼之中，「永無鄉」是最舒適最緊湊的了，不很大也不很散漫，從這個地方玩到那個地方玩也沒有遙遠的距離，而是很密集的。你白天若是用椅子桌布在那裏玩，一點也不稀奇，但是在你睡前的兩分鐘這地方幾乎變成真的。所以有夜燈。

有時候達林夫人在孩子們的心裏穿行，遇到她所不能懂的東西，最可怪的無過於彼得二字。她不認得誰叫彼得，但是約翰和邁克爾的心裏到處都是他，文黛的心都快塗滿了他的名字。這個名字比別的字都特別的顯著，達林夫人細細的看了覺得他很有點淘氣的樣子。